海上生明月（桑金伟 摄）

天涯，与谁共此时

陈 峰

有一年的八月十五，恰遇台风，整晚雨骤风狂。

翌日醒来，低洼秒变汪洋。刷朋友圈，满屏是水的照片。白天，台风尾巴仍在，淅淅沥沥的小雨，苟延残喘着。没想到晚饭后，天空突然清亮了，一轮圆月在群山间脱颖而出。没错，那是一轮山月，没有一点点忸怩作态，大大方方地，好像是因为昨晚没有大驾光临，竟有点赔礼道歉的谦逊姿态。家乡的中秋原不是在八月十五这天过，老辈传下来八月十六才是一家人团圆的日子，那么，山月升起来了，正好举杯邀明月呢。

中秋，空气中飘荡的自然是秋风，秋风是凉爽而柔和的，已经褪去夏的溽热。于是，乘机去骑车，活动一下佝偻了一天的筋骨。戴上耳机，打开谭咏麟的《银河岁月40载》曲目，这是谭校长对自己从艺40年的一次致敬，用交响乐串起流行乐的一次跨界。骑上车，视野高高在上，山月在中天，清风拂面，耳畔的歌是唱给年轻时的自己的。永远25岁的谭校长深情地唱着《忘不了你》，“如何喜欢你，如何结识你，我似是一一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片，谁与我终生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尚存，也忘不了你。”

小时候，过中秋是为了吃一口月饼，现在过中秋，是为了什么？我越来越不喜欢吃月饼，不知是吃食太多还是月饼越做越不好吃。好在长辈们仍然爱吃，送月饼的时候，看到他们由衷的欢喜，便觉得中秋还是十分美好。为什么长辈对月饼百吃不厌呢？他们依然不舍得浪费一点点碎末子。是啊，儿时的我对月饼曾经也是多么的珍惜，连月饼包装纸都要夹在书页里，油油的，可以闻香呢。

我喜欢骑车，在骑行过程中身心得到了放松。用力蹬上坡，骑上一座立交桥，风景都在眼里，桥下的汽车一辆接一辆风驰电掣，驶向未知的远方。稻田全淹没了，像一方湖泊，看不到禾苗。亭亭的荷叶变成了睡莲的模样，荡漾在水面。

突然，飘过几丝毛毛雨，得快速回家。一转念，为什么总要循规蹈矩，为什么不由着性子任性一下？淋雨，不也是一种体验吗？何况只是毛毛雨。于是，不管不顾起来，两脚蹬得飞快，几乎是呼啸而过，享受着难得的雨意，还有眼前的月亮。

多好，这月亮，又清又亮，又大又圆，几千年来一直挂在天上。这个月亮属于盘古开天地，属于唐宋元明清，也属于眼前的自己。

想起另一年中秋，所居的小城举办诗歌朗诵会，在一个水库边。那家的主人有一个小院子，主人是个老文青，娶了年轻的新娘子。新娘子忙碌着，端来盐水毛豆、话梅花生、土鸡炖羊尾笋，还有一壶桂花酒和几筒月饼，不时地进进出出，笑容盛开在脸上。那个晚上，月亮徜徉在云间，从这朵徜徉到那朵，也进进出出。一个又一个的诗歌爱好者，打开手机，朗诵着自己喜欢的诗人的诗，竟有点古雅集的味道。那一刻，朗月当空，树影婆娑，清酒几盏，惹来闲情无数。

耳机里传来谭校长的《讲不出再见》。年轻的时候喜欢听流行歌曲，其实是喜欢歌词的意境，刚好吻合了心里想表达的那份浓云般的情感，“这段情，越是浪漫越美妙，离别最是吃不消，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面，要走一刻请不必诸多眷恋，浮沉浪似人潮，哪会没有思念，你我伤心到讲不出再见。”

回到家，斜倚栏杆，万家灯火，街道空旷，已经没有一点点台风来过的痕迹了，仿佛那只是一场梦境。天上的月亮，白得晃眼，漫天的白云各处散淡着，一团一团，像一碗打碎的蛋花汤，浮漾在天空。

曾经的朋友，你去了哪里？月亮徜徉在云间，从这朵徜徉到那朵，洒下一地的清辉。

吾心自有光明月

赵淑萍

宁波人中秋是过八月十六的。

至于为什么，有多个版本，说得最多的是与南宋丞相史浩有关。四明史氏，“一门三丞相，四世两封王”，是何等的显赫。当然，史家的三位丞相史浩、史弥远、史嵩之，口碑最好的是史浩。史浩是大孝子，每年都要从都城赶回来和母亲一起过中秋。那一年他在绍兴马失前蹄，因故延误，八月十六才赶到家。而八月十六正逢他母亲的寿诞。明州的老百姓因为等着他，也一起过十六了。史浩的母亲爱看龙舟，于是东钱湖一带就有中秋龙舟竞渡的习俗。

另一个版本和方国珍有关。方国珍是台州黄岩人，他家世代以贩卖海盐为业。元至正八年（1348年），方国珍在全国首举义旗，起兵反元，曾长期割据温、台、甬三地。才子瞿佑《牡丹灯记》中首句就是“方氏之据浙东也”。对于方国珍的评价各方颇有不同，有人说他是识时务的英雄，有人认为他首鼠两端，是无良小人。但他应该是个孝子。他的老母亲潜心礼佛，每逢初一、十五必吃素，他特地将八月十五中秋节延后一天，改为八月十六。这样，老母亲就能同大家一起欢度节日，那些荤素的月饼和菜肴都能吃了。

当然，还有“康王避难说”“戚继光抗倭说”“刘践孝母说”等版本。中华民族节日的内涵就是人伦亲情，这些版本的核心就是“忠”和“孝”。

中秋的习俗古已有之，可上溯到2000多年前。相传为西汉戴德所编纂的《大戴礼记·保傅》中记载：“三代之礼，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别也。”这就是春天拜日、秋天拜月的传统。在民间，按照“男不拜月，女不拜灶”的习俗，拜月之事全由女子进行，这让人想起“莺莺拜月”“貂蝉拜月”等典故。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相传为宋人所绘的《拜月图》，描绘的便是一位富家女子正在拜月的场景。

中秋节在唐宋的诗词文献中已多有记载。苏东坡除了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还有“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的诗句。不少人认为说的就是月饼，而且颇有点像今天的苏式月饼。成书于1274年前后、吴自牧所撰的《梦粱录》，是缅怀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笔记。《梦粱录》卷四有“中秋”一节，所记是南宋都城临安的情景。其曰：“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此日三秋恰半，故谓之‘中秋’。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时，又谓之‘月夕’。此际金风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蟾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开广榭，玳筵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窦之人，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此夜天街卖买，直至五鼓。玩月游人，婆娑于市，至晓不绝。”说的是男女老少各色人等欢度中秋的情景。而且，其卷十六“荤素从食店”一节录有“月饼”这个名称，同时录入的还有“金银炙焦牡丹饼”“枣箍荷叶饼”“芙蓉饼”“菊花饼”“梅花饼”等各式各样的饼。

而明清时，中秋已成为重大节日，这从文学作品中可见一斑。如《红楼梦》中，两次中秋家宴反映出贾府由盛而衰，开篇是甄士隐与贾雨村中秋小酌，贾雨村赋诗，寄寓飞黄腾达的心愿。在《水浒传》里，梁山众人也重视中秋，大家杀羊斩鹅，推杯换盏，好不快乐。而九纹龙史进、行者武松的人生，也是在中秋节发生了变化，从此便被逼得入草为寇。

中秋节当然离不开吃月饼，今天物质丰盛，月饼的种类也越来越多。按产地分就有京式、广式、苏式、台式、滇式……馅心呢，有五仁、豆沙、冰糖、芝麻、火腿等；而且还有新式的冰皮月饼、果蔬月饼等。我们宁波人爱吃水晶月饼和苔菜月饼。尤其是苔菜月饼，以苔菜为辅料作馅，饼皮酥松，馅料有浓郁的麻油香味，甜中带咸，咸里透鲜。宁波人对苔菜情有独钟，苔菜炒花生，是老宁波佐餐、下酒必备菜。奉化有苔菜千层饼，已有百年历史，清香扑鼻，风味独特，被称为“天下第一饼”。

这里还要提到宁波人中秋席上经常出现的一道菜，叫“鸭扑芋”，就是鸭子炖芋艿。之所以要在中秋吃，不仅因为芋艿正当时，还因为此时的鸭子肉质最肥美。当然，如果是炖奉化芋艿头，那就更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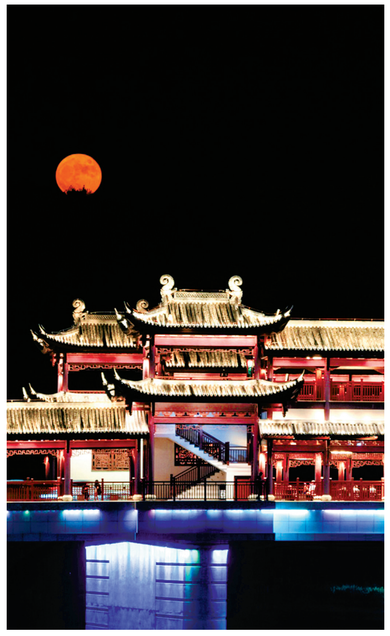
中秋节各地习俗大同小异，譬如拜月、赏月，当然还有一些有趣的习俗，如放河灯、烧斗香、走月亮、偷青、吃糖芋艿等。偷青，就是去地里偷少许黄瓜、南瓜、豇豆等，不被人发现，就是吉祥圆满。特别是妇女，如果还没子嗣，就去偷瓜，偷得金瓜最好，寓意“瓜瓞延绵”嘛。这不禁让我想起汪曾祺的小说《护秋》。想必到了中秋那天，人们也是纵容这些“小偷小摸”的。

历代写中秋的诗词很多，且不做掉书袋的事了，这里倒是想讲一讲吾乡先贤、明代大儒王阳明的中秋诗。王阳明被称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但其一生是遭受了艰难险阻的。王阳明写过两首《月夜》的诗，写到中秋，呈现出他的修养境界。《中秋》这首更有名，主旨也更清楚：“去年中秋阴复晴，今年中秋阴复阴。百年好景不多遇，况乃白发相侵寻。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山河大地拥清辉，赏心何必中秋节。”

是啊，在中秋节，如有皎洁圆月，自然好。如没有，也一样，只要心中有月，美好之心常在，自有光明。

月满三江口（唐严 摄）

霓虹处处迎（水贵仙 摄）



赏月正当时（缪军 摄）

中秋述怀

方其军

我仰头看到的那一轮圆月
你是见过的，一年年的树影
照见一年年的水井
一年年的铠子，照见金戈铁马

我在那年看到的圆月
只有姚江的倒映，柳树不动声色
像期待一场酣畅淋漓大雨
你在那年看到的圆月
飘荡着桂花的香，在江南的村口
响亮都市深巷的马蹄

隔着一轮轮的山高沟深
你和我，不妨赏同一轮圆月
我品着瀑布茶，你喝着花雕酒
处山野之远，静思腾挪盈间
居繁华深处，宿墨融于醉意

钟楼离我很远，离你很近
我偶尔出地铁站像老亲戚寻你的门庭
终究没有可以叩响的铜环
斗笠离你很远，离我很近
你估摸着老屋还在，就像年少时光
终究辨不清阡陌

隔着一道道栅栏
你和我以月光为笺，写着石头、草木
和亲人。咀嚼一口圆墩墩的故乡
我续着清茶，越喝越浓
你微微的鼾声，自一册诗集传来

父亲的月饼

非 雨

一眨眼工夫，2024年中秋节已向我们走来。这时候，一轮明月悄然升起在我心灵的上空。这轮明月常常让我想起父亲，想起父亲做的月饼。

我的故乡在大西北，位于有“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美誉的泰岭北麓，这里地处关中平原白鹿原下岱峪河畔。父亲做月饼是20世纪80年代，正值我的少年时代，他做的月饼，一直温暖着我的记忆。

父亲从省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毕业后，在省城做生意的爷爷带他去学一门手艺，最后父亲选择了做食品。冬去春来，父亲从学徒成长为行家里手，关中话叫“老把式”。

在关中农村，中秋节不叫中秋节，而叫“八月节”，父亲做月饼通常从八月节前半个月开始。这个时节，夏已去秋正来，如同王维诗句所写“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对父亲来说，做月饼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一定要戴上洁白的工作帽，穿上清爽爽的工作服，还要围上如裙子一样长的围腰，再把手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才开工。

做月饼从蒸面粉开始。面粉是白鹿原下自家地里种的小麦磨的上等面粉。蒸面粉过程中，水汽常常滴下来，汇在一起，和面粉凝成块。凝块的面粉是不能做月饼的，却能解我的馋。我捏起来，轻轻放进嘴巴，一股小麦的清香瞬间溢满舌尖。

仿佛，月饼的味道就从这时候开始弥漫了。

蒸熟的面粉拿来做馅料，馅料里真正惊动味蕾的是白糖、青红丝、核桃仁、冰糖、甜玫瑰、大油等。青红丝用晒干的橘子皮制作而成，而甜玫瑰是玫瑰花瓣加白糖腌渍的。春天，父亲在院子里栽下玫瑰，初夏时满院芬芳。不等花落，父亲就把玫瑰花瓣摘下来，晒干，装进玻璃瓶，撒上白糖，用擀面杖的一头压得实实在在。然后密封半月，正好到了做月饼的时候。

包月饼是重头戏，有馅料，更要有皮面。皮面由纯油面和水油面制作而成。纯油面由上等小麦粉加青油（白鹿原下称菜籽油为青油）和成，水油面则在纯油面中加入适量的水和成。

擀皮面时，先把水油面擀平，再把纯油面放在中间，随后水油面包裹纯油面，压实擀薄。在圆饼正中心，父亲轻轻用手指挖一个小孔，随后小孔越挖越大，面向周围卷去，卷成圆柱状。这时候，从侧面看，水油面和纯油面色彩相间，一层一层如同树的年轮一般，甚是好看。

我很崇拜父亲——从小时候起，延续到父亲老年，更延续到无尽的岁月。

崇拜父亲，是因为他包月饼的时候，把“老把式”的精气神体现得淋漓尽致，不但速度飞快而且月饼样子好看。

如果能穿越到几十年前，应该是这样一个场景：父亲左手持圆柱状的皮面，右手摘下一块面团。把摘下的面团轻轻按压，压成比饺子皮稍小的圆饼。然后放在左手心，右手取馅料。父亲每次取馅几乎一样多。

月饼在父亲的手里仿佛有了生命，灵动、乖巧，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乒乓球似的圆圆的月饼，神奇的是，收口处几乎看不见接缝。父亲手起月饼落，月饼活泼泼地滚到案板的一角，不一会儿越来越多。

兄弟姐妹们围在一起，把月饼按成圆鼓状。收口处朝上放在案板上，左手转动，右手掌轻拍中心位置，慢慢地，月饼呈现中间低周围高。

包好的月饼常常要用“吃红”盖上图案，以区别种类。在父亲的影响下，二哥变成了“百事通”，分分秒秒刻好了木章。木章一寸见方，阳刻“水晶”“玫瑰”“冰糖”“白皮”等字。

父亲做月饼时，全家人都上场，我也不例外，我的拿手活是盖图案。盖图案时，需要把月饼翻过来，盖在贴案板的一面。

包好月饼通常已是暮色四合，最后一道工序是烤月饼。烤月饼的工具叫“鏊子”，类似一尺左右直径的铁制平底锅，上有厚厚的盖子，盖子上有长长的柄，吊在锅灶上空。烤月饼的时候，月饼放在鏊子里，锅下是烧红的木炭。要不时查看炭火，月饼还要经常移动，这样烤出来的月饼，才火候均匀、色泽诱人。

阵阵清香袭来的时候，月饼便出炉了。刚烤出的月饼圆圆的鼓鼓的，而且顶部焦黄焦黄的。盖上去的图案，似乎在对我微笑。

月饼需要放凉才能吃。放凉的月饼很酥松，稍一碰就会掉下来一层层酥皮。老人说，月饼酥松掉皮，说明是好月饼——油多才有层。

如果要拿月饼去送人，则需要包装。包装月饼也很讲技巧，一尺见方的两张包装纸上，垫一张可以吸油的麻纸，月饼两个为一摞，四摞紧靠，置于纸中间。八个月饼兆头好，也暗示“八月节”。包装的时候，先从贴胸口一边折过去，然后两侧对折，最后从对面折过来。

父亲还会讲究地在包装纸上加一张非常精美的红纸，上面印有“中秋月饼”字样。然后用纸绳绑起来，可以用手提着。

父亲做的是秦式月饼，类似流传甚广的苏式月饼，色泽美观，皮酥馅香，甜而不腻，回味无穷。父亲做的月饼，很有烟火味道，且真真实实纯手工制作。在白鹿原下，称赞一种事物，常常用一个字，“美”；如果表示非常好，那就在后面加上“太太”。父亲做的月饼，就是“美太太”。

那时候，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开始，家里比较拮据，父亲做月饼，不是为了给孩子解馋，而是卖出去，然后有钱买化肥，有钱供我们读书。可是大家的日子都紧巴巴的，月饼并不容易销售。父亲用装馍的笼提着几封点心，来到村口丁字路边，在低矮的屋檐下等买主。那时节常常下连阴雨，廊不高不宽，房檐水溅湿了父亲的衣裳……

20世纪90年代，我告别家乡来到南方求学，继而在南方工作生活。

跨进新世纪，步入新时代，生活越来越好。每年中秋时节，家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月饼。味道无奇不有，不但有甜的咸的甚至还有麻辣味的。馅也五花八门，不但有栗子的火腿的甚至还有小龙虾、黑松露的。只是，对这些月饼，我一直喜欢不起来。

又将一年中秋时。蓦然回首，父亲已离开我们快二十载了。有人说，中秋是天上的明月，更是家人的陪伴，最是温暖的万家灯火！

关中的酥皮月饼（崔媛 摄）

八月十六等勿到

裘七曜

小时候嘴巴馋，时刻盼望着过节，至今还记得有这样的顺口溜：馋痨嘴巴水塔糕，八月十六等勿到，酱油搵搵其好味道。

前面两句好理解，小屁孩都是馋痨胚，东张西望的，像探头探脑的小老鼠，时时想着好吃的，刻刻盼着好日子。至于水塔糕搵着酱油吃，却有点匪夷所思，水塔糕原本是甜的，跟酱油混杂在一起什么味道，我无从知道。但肯定有顽皮的小伙伴尝试过，而且得出的结论是：好味道。

中秋又将临近，别地方过中秋节都是八月十五，而宁波人过中秋节偏偏是八月十六。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就像酱油搵搵其好味道一样，总是如此与众不同。

道听途说这么一则故事。南宋丞相史浩是鄞县人，因其母亲生日为八月十六，而史浩每年都在都城临安陪皇帝过完中秋后，才能赶往鄞县老家为其母做寿。史浩为官清廉，深得百姓拥戴。于是，宁波人干脆将中秋节改为八月十六。

八月十六是活蹦乱跳的好日子，这样的日子肯定是喜滋滋的。小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做些水塔糕，而月饼自家估计不怎么好做，只能去小店里买。小时候的月饼是用油亮的牛皮纸封包的，一封五六个。轻轻扯开光可鉴人的油纸，那些脆黄酥香的碎皮随即落在掌心。用鼻子嗅了下，有一种舍不得吃的感觉，但毕竟还是忍不住把嘴巴张大，托着手掌把那些碎皮往嘴里一抛，然后取一个月饼用双手掰开，满心欢喜地看到了月饼内部的黄糖和红丝绿丝，在不停咀嚼间大快朵颐，加食龙肝凤髓。吃了一封，余香醇厚，肯定是意犹未尽，抹抹嘴巴，还想吃……但看到父母愠怒略带偷笑的眼神，还是忍住了。只能私底下到弟弟那里连哄带骗央求分我一个，或者给我咬一口月饼也行。

我们小孩子在盼八月十六，村里的一位老爷爷也喜欢八月十六。每年的八月十六那晚，老爷爷总要把家里的一张八仙桌搬出来放在院里，然后四脚朝天昂着脖子张大嘴巴躺在桌子上，瞪大眼睛静静地注视着天上的月亮。我有时候会问：老爷爷，您这样躺着张大嘴巴望着月亮干吗？他总是笑嘻嘻地回答我：我在等，等月亮里的“月饼”落下来，如果正好落在我嘴里，那我吃了以后就可以长生不老了。

他有没有吃到月亮里掉落下来的“馅饼”，我不清楚，但他确实活了90多岁。

父亲给我讲过一个跟八月十六有关但又有点离奇的故事。

据说有一户人家，丈夫长期在外经商，女主人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八月十六。那天她满心欢喜地做了一桌子菜，放在桂花树下，等自己的丈夫归来相聚赏月过节。花香和菜香彼此氤氲缭绕着，她来回不停到大门口张望。黄昏来临之时，终于盼来了自己的丈夫。她含着笑，满心欢喜地看着丈夫吃着自己亲手烧的菜……

可第二天早上，丈夫竟然魂归道山，她便被安上了“谋害亲夫”的罪名。幸亏审案的老爷不是个糊涂虫，他觉得此案有许多疑点，但又无法释怀。后来绍兴师爷提议去她家看看，叫她重烧一桌菜放在桂花树下，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如此这般之后，审案的老爷和绍兴师爷来回在院子里踱着步，沉思着。后来，老爷无意间一抬头，看到桂花树上缠绕着一条蛇，对着桌上的珍馐佳肴，涎水如飞流直下……

父亲的故事让我有一段时间不敢坐在桂花树下，更不敢端着饭碗去桂花树下吃东西。

而如今，时光如流水，岁月催人老，眨几次眼睛，八月十六又快到了。面对着花色纷繁、多滋多味的月饼，已经没有了小时候奋不顾身饱餐一顿的食欲。只是，有时候会和少年时的伙伴相视一笑，在情不自禁的遐想间，回味那曾在岁月深处温暖过我们的月饼，突然会冒出一句：月饼真是好味道，八月十六等勿到。

明月出天山

伊 豆

走在天山脚下，高原的风，将深思熟虑的弯月亮，悄悄吹成了圆月亮。瑰丽、旖旎、神秘的天山，宛如一位袅娜的姑娘，令每一位来访者为之倾倒。

新疆，一个神往已久的名字，那里有悠远的沙漠驼铃、雄壮的戈壁胡杨、神奇的高原湖泊，那里有令人垂涎欲滴的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还有那独照史册的金戈铁马、含笑千年的楼兰美女、舟楫如飞的孔雀河、哭干眼泪的罗布泊。

黛青色的苍穹纤尘不染，苍茫的群山托起了一轮浑圆思念。从车上下来，刚刚还是裙袂飘飘的我们，纷纷棉袍加身，围上围巾尚觉凉气袭人。一直觉得好光阴是脸上酒阳光、眼里铺风景、心底装明月。

“呼吸苍穹逼斗躔，昆仑气脉得来先。春风难扫千年雪，秋月能开万岭烟。西域威灵幡两部，北都枝干络三边。会当绝顶观初日，五岳中原小眼前。”所有风景只有植入了人文历史，才显得与众不同吧。那直插云霄的俊伟雄姿，那堪与昆仑试比高的磅礴气势，清人裴景福的这首《天山》诗，道尽了天山该有的模样。绵延千里的天山胜景何止这些，令我眷恋的还有那和西湖媲美的天池。

月光下，终年积雪的博格达峰，犹如一只振翅欲飞的雄鹰，投影在清幽的池水中，又如同一位身披白纱、头顶珠冠的少女，四周的群峰仿佛少女无数华丽的发辫。微风，轻启她的一角裙袂，美丽的天池，多像少女那娇柔的美脐。

月亮，是一处安放灵魂的家园，是圆满人生的一道布景，更是沐浴乡愁的一方水域。“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对于李白等诗人来说，那明月简直就是一种召唤。“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那轮汉家的明月，是碾压在戍边征士心头沉重的磨盘；那明月，是边塞苦寒将士望乡的眼睛；那明月啊，是思妇腮边擦不干的泪滴。

素心如月。古老而年轻的月亮，从远古的山岗，一路走来，一路捡拾起人世间的悲喜与苦乐。在每个静静的夜晚高悬在广袤的天宇，独饮一瓢思念和孤独，却无私地用多情的指尖，轻轻抚平人们心头的皱纹，让世界生出几多明媚几多温柔。

天山与天池，多像一对珠联璧合的恋人，千百年来，相互依偎，不离不弃。这是传说中西王母的仙居瑶池，是七仙女沐浴之所，又是西王母宴请群仙举行“蟠桃盛会”的地方。那么，神山圣水，该与一场爱情有关吧。《穆天子传》载有周穆王与西王母相约之歌，歌曰：“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爱是什么？爱如明月，从圆圆到缺缺，又从缺缺到圆圆。一场3000年前的爱情已是杳然无痕，传说中的瑶池，依然诉说着动人的故事。

天池，像一只葫芦悬挂在天山第二高峰博格达山的北坡山腰上，圣洁的湖水化作成千上万条清流，出没于山谷戈壁，滋润着山下无际的牧场。星星点点的毡房散落在水边，人们世世代代在这里过着游牧生活。于是，便有了闻名遐迩的坎儿井，有了千年绿洲葡萄沟，有了一部瑰丽多姿的西域文明史。

心中有明月，何处不故乡。在离海洋最远的欧亚大陆腹地，自然、原始、丰饶的风光，一切是那样可亲。明月可亲，草木可亲，禽鸟可亲。我闭上眼睛，一池月色并没有完全从我的眼里撤出，月光下摇曳的小红果，仿佛大地悸动的脉搏。群峰的雪线下，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透过重重叠叠的枝丫，投下斑驳细碎的月影。在千年的清流之上，无数跳跃的浪花，犹如千万朵盛开的雪莲，好似楼兰美女的笑靥。